

出賣的上海灘

[美] 霍塞 著

紀明 譯

內部讀物

商務印書館

出 卖 的 上 海 滩

〔美〕 霍 塞 著

紀 明 譯

內 部 讀 物

商 务 印 书 館

1962 年 • 北京

SHANGHAI: CITY FOR SALE

by

Ernest O. Hauser

根据上海中美图书公司 1940 年版译出

內 部 讀 物

出賣的上海灘

[美]霍塞著 紀明譯

商 务 印 书 馆 出 版

北京复兴門外翠微路

(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許可証出字第 107 号)

京 华 印 书 局 印 装

統一書号：11017·124

1962 年 8 月初版

开本 850×1168 1/32

1962 年 8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字数 187 千字

印张 8 4/16

印数 1—2,500 册

定价 (10) 1.20 元

出版說明

这是一本有关上海近百年历史的书。

解放以前的上海近百年史，可以說是資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縮影。1840 年的第一次鴉片战争以后，外国侵略者以武力强迫清朝政府开放上海等地为通商口岸。美国、英国、法国等主要資本主义国家，通过上海肆意傾銷商品，掠夺原料，在上海开办商号、銀行、工厂，榨取中国城乡人民的血汗。他們更首先在上海建立罪恶的“国中之国”，相继在上海掠夺土地，成立归侵略者直接統治的“租界”。“租界”内所实行的是完全独立于中国的行政系統和法律制度以外的另一套統治制度，即帝国主义的殖民地制度。从此，上海不仅成了各种黑暗腐朽势力的藏垢納污之所，而且成为資本帝国主义掠夺中国人民的主要基地。帝国主义通过上海的“租界”，在政治上和經濟上直接或間接地控制中国封建买办阶级的統治。

解放以前的上海近百年史，也是上海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及其同盟者官僚資本主义、封建主义的光荣历史。上海是一个有光荣革命傳統的城市。1842 年守卫吳淞的中国軍隊坚决抵抗了英国侵略者。小刀会的英雄沉重地打击了中外反动派。偉大的中国共产党在上海誕生后，1925 年的五卅运动和 1927 年的工人武装起义，更把上海人民的英勇斗争推进到了新的阶段，最后終於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解放了这座百年来备受屈辱的城市，使上海获得了新生。毛澤东同志說：“帝国主义和中国封建主义相結合，把中国变为半殖民地和殖民地的过程，也就是中国人民反抗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过程。”上海在解放前的历史，完全证明了这个經典論断

的正确。

根据毛澤东同志的思想研究上海的历史，是中国近代史研究中的一个方面。进行这样的工作，需要搜集許多資料文献，甚至利用外国作家的反动作品。現在所出版的这本《出卖的上海滩》，是抗日战争以前在上海的一个美国資產階級新聞記者写的。原书出版于1940年，出版前，曾陸續发表于美国《紐約时报》等报刊。它不是一本关于上海历史的研究性的著作，在事实方面也有一些錯誤。但作者在根据自己的观点和写作体例叙述1842—1937年間上海的发展变化时，涉及到了上海近百年史的不少重要方面，如关于英、美侵略者的侵入上海，“租界”的勒索和扩充，“租界”中殖民統治制度的建立，外国資本对中国人民的海盜式的掠夺，中外反动派对小刀会、太平天国以至五卅运动的鎮压和破坏，蔣介石的叛变和屠杀，“一二八”的抗日战争，以至帝国主义之間的矛盾，等等。这对于上海近百年史的研究工作，是有一定的参考利用的价值的。同时，本书还着力叙述了外国洋行的大班势力在上海的发展和所起作用。我們知道，洋行的大班是資本家壟断集团的代理人。象大資本家控制着他們本国的政府一样，上海“公共租界”的“工部局”也完全是大班手中的工具。一小撮洋行大班統治着旧上海，并培植中国的买办階級，为虎作倀，勾結中国的反动統治者，狼狽为奸。如被称为“洋行之王”的怡和洋行，它的第一任和第二任大班渣甸和孖地臣，是发起鴉片战争的禍首。他們的洋行从最初的专搞鴉片走私发展到經營航运、铁路、矿山、保險、房地产、碼頭仓库、进出口貿易、輕重工业等包括几十个公司的侵华財团，榨取了中国人民亿万財富，他們的每一块錢，“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里都流着血和骯髒的东西”。怡和洋行百余年来的二十余任大班，先后和清朝权貴、北洋軍閥、蔣介石、宋子文、孔祥熙等相勾結，操纵中国的政

治和經濟。本書着重談到了洋行大班的許多情況，這對我們了解他們的罪惡行徑，是有用處的。此外，由於作者比較形象地描述了上海社會生活的許多方面，本書在一定程度上也能使讀者對腐朽的舊上海的面貌，有一個生動的印象。

但本書作者的观点，並不是正確的。同其他一些公開露骨地站在帝國主義立場的著作比較，本書作者在敘述某些事件時，似乎力求表現出持着“超然”和“客觀”的態度。這種態度，使作者在若干問題上不能迴避事實的真相，而不得不对帝國主義的罪惡作一定的暴露。但是，這種暴露是有限度的，只要事情涉及到侵略者的根本利益，作者的同情顯然是站在帝國主義、特別是在美、英帝國主義方面，並為它們辯護。如作者對英國“海洋輪”撞沉招商局“福星輪”一案中英方的無理態度，有一定的揭露，但對戈登這一個保護了殖民者根本利益、絞殺太平天國的凶手，却備加推崇，大肆贊揚，即其一例。作者對日本帝國主義有些“微詞”，敘述“一二八”之役時對中國英勇抗日的十九路軍也講了一些好話。對於這種情況，我們如果考慮到美、英帝國主義和日本帝國主義的矛盾，考慮到本書正寫於日本武力侵占上海而損及英、美利益之時，也就不難理解了。總之，作者雖然貌似“客觀”，在某些地方還使用了“同情”中國人民的詞句，但貫串於全書的基本立場仍然是殖民者的立場，這一點是讀者需要注意的。

本書原名“Shanghai: City for Sale”，直譯應為《上海：出賣的城市》。陳伯達同志在《中國四大家族》一書中引用本書時，曾譯作《出賣黃浦灘》。這個譯名確切而生動，但考慮到“黃浦灘”這個名稱對上海以外的讀者可能比較陌生，所以現譯為《出賣的上海灘》。

商務印書館編輯部 1962 年 7 月

内部读物

统一书号: 11017·124

定价: 1.20 元

目 次

第一章	洋鬼子	1
第二章	捣乱的英国人	19
第三章	繁荣的城市	36
第四章	种下恶因	55
第五章	耽惊的岁月	71
第六章	对华贸易的一半	85
第七章	苦力	99
第八章	“屠杀”	112
第九章	出卖灵魂的将军	123
第十章	一大群掠夺者	141
第十一章	银价坚稳	167
第十二章	特写镜头	178
第十三章	上海紳士	193
第十四章	日本进入城市	216
第十五章	最后的大班	235
译名对照表		246

第一章 洋鬼子

1842年6月11日風高月黑之夜，英國軍艦“復仇神號”悄悄地潛入了揚子江口，停泊在上海以東十二英里的吳淞炮台附近。

“復仇神號”是第一艘繞行过好望角的輪船。它奉到密令駛離利物浦去執行秘密任務。船上裝有兩門發射三十二磅重炮彈的新式大炮；在那晚偷偷地駛進揚子江口的現在集結在上海以東準備行動的英國小艦隊中，它是一艘足以夸耀的軍艦。

就在幾天之內採取了行動——敏捷而有效的英國人的行動。三十二磅重的炮彈向着炮台開火，英國人的“炮彈紛飛，掠空而來”，使中國的軍人和官吏獲有深刻的印象。中國的戰船儘快地鼓輪遁走，守軍經過一場短暫而英勇的戰鬥後也撤離了，於是吳淞炮台被佔領了。據勝利者的報告，“目擊中國人頑強而堅決地自衛的人，沒有一個不充分相信他們的勇敢的”。可是，英國人的槍炮和刺刀畢竟是比刀和矛較好的武器。到上海的道路就此打通了。

下文敘述的是西方人如何佔領上海城的經過。英軍的蒙哥馬利上校帶了一千人，沿着吳淞炮台所捍衛的黃浦江的江岸，從陸路向上海進逼。艦隊則溯江上駛。當“復仇神號”運送第五十五團在一個小碼頭登陸時，蒙哥馬利已經進了城。他在北門找不見一個人。兩門架在那里的外表無損的大炮，被它們的炮手拋棄了。于是他叫兩個人爬上城牆，到城里去把城門打開。他沖進一座擁塞、污穢、擁擠的城市，這個城市約有十萬中國人，他們吓得要死，非常殷勤。很多富戶已經倉皇離城，在英國人進城之時，暴民正在搶劫富人的住宅。

英國人看到這塊地方的富庶和重要，決定不讓它遭受劫掠。觀
隊司令^①出了一張他的部下認為非常滑稽的布告。布告寫道：“夫
天之所復，地之所載，國家不一，而萬國之中，無不為天父上帝所治
者，即無不為一家兄弟也。既如一家兄弟，其宜相友通交，不能自
夸，自能明矣。”然後英國人從公共的大珠寶店中隨意拿走了一些
鑽石，勒索了十四萬五千鎊的巨款，向南京進發。

以上所說，並非是白人到達上海的第一次。有一位禮士先生
在十年前就到過那里，他奉東印度公司之命沿着中國海岸作了一
次旅行。他周游之後，在寫給公司的報告中說，“外國人，特別是英
國人，能從對這塊地方的自由貿易中所取得的利益，將是不可估量
的。”他最熱中於這個口岸的通商便利，因為它“事實上是揚子江的
海口和東亞的主要商業中心”。禮士先生是一個英國人和生意人。
他向他的總公司說道：“目前，當歐洲所有國家正在拚命把英國工
業品排擠出它們的市場之時，急着想在地上至今幾乎不為人知
的地方，為我們英國工業尋求新的出路，這難道是不合理的嗎？這
里的國家在人口上幾乎比整個歐洲還多一倍，海岸綫足有三千英
里，富有世界上最佳的河流和港口。它的口岸和城市充斥著勤勞
的、有進取心的富裕商業人口，他們全會愉快地歡迎建立國外貿
易的。”禮士先生暗忖，“從這塊地方（上海）在國外貿易方面所占
的特殊優越地位來說，它竟沒有引起更多的注意，真是咄咄怪事。”

那時東印度公司獨占對華貿易，已感非常鑒足，因此行動甚
為遲緩。但英國處於產業革命的緊張關頭。它的紡織廠正在把產

① 指璞鼎查“布告”，璞鼎查是“大英欽奉全權公使大臣”。“布告”原文引自《鴉片
戰爭末期英軍在長江下游的侵略罪行》第15頁，上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
編者

品运銷全球；有很多的錢并且富于进取心。所以，如果只准一个半封建的公司的船只与中国大众通商，这种严密的独占就不能适应英国的商业需要。竞争的势力找到了冲破独占的途径和方法——英国的对华貿易有越来越多的部分是在美国的国旗下进行的。这是公然的丢臉事情，而独占事业也就一笔勾銷了。于是开始了对中华帝国未經勘探的富源的竞相自由爭夺。

說来十分奇怪，从独占轉向自由貿易之际，誰都知道会发生一場战争。中国当局把外国商人不是看作鬼子，就是乾脆看作夷人，强制把他們有失体面地隔离起来，住在广州郊外，并且恣意侮辱。既然，全部貿易为一家独占的公司所掌握，它就比較易于照中国人的含有敌意的任性主張办事。一家不是属于个人的保守的独占公司是能够容忍凌辱的。但不能指望現在才做到生意的个别的英国人甘受虐待。他們首先就不希望把他們的活动限制在广州郊外。在所有地方中，这大概是和中国通商的最坏的地方：大宗出口的絲、茶，得从北面經过半个大陆运来，而指望作为增加收入来源的英国呢絨，又被那些沒有經历过真正寒冷气候的人疑竇丛生地摸弄着。英国商人想同沿海各地的中国人做买卖；他們还想在平等的基础上做买卖，不把他們当作夷人，也不把他們当作鬼子。

英国人要求更广泛的活动范围，这就促成了英国和中国之間的第一次战争。这次战争被称为“鴉片战争”，因为一方面英国人慫恿中国沉淪在印度出产的鴉片之中，另一方面中国人拒絕这样做，这就明显地引起了这次战争。

毫無疑問，这次事先未經宣布的战争的开端具有肆意侵略的特征，同样毫無疑問的是，英国兵異常殘暴地洗劫和平城市，燒毀公共建筑，搶劫、掠奪、屠杀，并迫使中国姑娘把面孔塗黑以掩盖她們的美貌。杀戮极为慘酷。神圣的庙宇受到玷污，精美的木刻用

于篝火。英国兵靜看着老人、妇女、甚至儿童在极度絕望中自相杀害，或投水自尽。倫敦殖民地协会的东印度委员会在1843年說：“喪父、混亂、飢饉的悲哀和无家可归的流浪汉的苦难，都是一場大胜利的話題。但在中国人看来，这些事情是值得深思的問題，总有一天会在广泛的流血报复中找到最适当的表达机会。”

为了立即打击清廷，“复仇神号”和其他船只已被派赴揚子江上游，它們的使命取得了彻底的胜利。在它們炮轰和洗劫了許多城市，并輕易占領上海之后，它們向南京进发和簽訂了和約。虽然回到英国的公众很坦白地承认，这是“向处于无可抵抗的恐怖之下的中国人强取得来的”，虽然中国皇帝告訴他的臣民說他恨自己未能尽責，英国商人却不折不扣地取得了他們想要得到的东西。他們以后将获得平等待遇，五个中国口岸开埠和英国通商了。

上海就是这些口岸之一。它象多数商业城市一样，出身并不高貴；它是貧賤起家，并无光荣历史。十三世紀中，元朝皇帝准予設治，并定名为上海，即高出于海上之意。上海的穩重而勤劳的居民在周圍筑起城牆，因為他們常受前来掠夺战利品的日本海盜的騷扰和侵襲。这个城市不靠皇帝，也不靠官吏，而只是靠它的商业力量而逐渐发展起来。在英国人占領之时，它已是一个三等城市了。

和約締結后，到上海来的第一批英国观光者留神地徘徊鬧市。他們对于护送他們的中國兵不带武器感到奇怪。这些兵士腰間系有扇袋，手里拿着鞭子，“显然是并无恶意地用鞭子开道”。街道用石块鋪砌，长而整齐，却非常狭窄，两旁設有店鋪。有列着奇怪神像的庙宇，还有設在花圃和池塘中間的茶館，供上海的較为殷实的市民在那里喝茶和吸烟。街道两旁人群拥挤，每个人都伸着剃过

的头想看一看外国人。一个比較細心的英国人惊叹道：“如果我們可以凭那聚集在窄街上的一大群人的安詳、穩重、謙遜的态度来評判文明程度，中国人肯定是應該得到优胜的。”

观光者在一座荒庙中过夜，一些中国人来到庙里，坐在他們面前，面部沒有表情地安詳地盯着他們看。英国人請他們喝一点白兰地，他們很喜欢喝。英国人又拿出一些上面鑄有維多利亞女王头像的印度卢比来，中国人用半块銀元换取每一个卢比——“出的代价比卢比的价值高得多”。最后，县里的一位高級官員前来拜客。前面有几个皂隶喝道，后面跟着拿鞭子的人，随后又是两个手中拿着铁鏈的捕快。官員的沉重的油漆的轎子后面跟着“两个手执巨伞的面容污秽的人”和两三个騎馬人。新来者和上海的旧統治者的第一次邂逅，虽然純屬社交性质，却預示了他們将来的关系：英国人欢喜这位高官的彬彬有礼的風度；但是他們后来报告說，“除我們以外，沒有人敢坐在他的面前。”

麻打拉斯炮队的巴富尔上尉，是駐上海的英国第一任領事。他于1843年11月的一个晚上乘“水怪号”輪船来到上海。这只小船装满了家具和食品，甚至甲板上都堆满了酒桶、食品杂货，以及領事和随行的少数白人的私人杂物。因为沒有一个人到那里来迎接他，这位到上海来开辟国外貿易和設立英国租界的上尉，决定留在船上，到第二天早晨再上岸。这群人集合在船仓里进膳；在几盞摇曳的煤油灯照射之下，他們为“这个口岸未来的偉大和光荣”而乾杯——为上海而乾杯。

第二天早晨上尉通知这个城市的地方官道台，說他亟待同他商量事情。地方官略一躊躇之后，派来了一批搬运伙和几乘破烂的轎子。在他們被抬到道台衙門时，上海半数的居民似乎都涌到街头来盯着他們看了。

道台很客气，但是在領事提出要我幢房子住的时候，他坚决不肯应承。的确，道台觉得很过意不去，但上海無論在城內或城外，都沒有空屋。領事表示，找不到其他住处时他決定住到一座大厝里去，因為他說，他是個軍人，以前曾睡過帳篷，但這種主張也沒有收到效果。在他離開道台衙門時，中國人燃放了三個很響的爆竹，以表敬意。

外面，圍着一大群人在注視這些窘迫的外國人。人群中走出一個穿着出風皮袍、修飾整齊的中國人。他向領事和譯員麥都思施禮。他自稱姓姚^①，是個商人。他知道有一幢房屋，外國先生們一定會中意。於是大家帶着驚奇而多少有些懷疑的心情跟着他走，走到上海城內一條大街上的一幢大房子面前。姚先生說，這就是他的房子，領事每年付四百塊錢就可住進去。他們當場成交後，四位白人——領事、譯員、醫生赫爾、文書斯特拉章——就住進去了。

這確實是一幢巨宅，有陳設華麗的房間五十二間。當然，這所房屋不大象住宅，住戶得忍受一些麻煩的事情。樓上的寢室沒有壁爐。中國仆人對於很多事情都弄不懂。為什麼外國人吃得那么多？為什麼他們非吃肉和喝鮮牛奶不可？開頭他們想把人奶給他們喝。同樣不慣的是，他們列隊魚貫進入餐室，口里哼着有韻律的調子，好象他們是在搬一捆捆的絲或是棉布，而不是在傳送盆碟。

房東姚先生這樣表示友好，是有充分理由的。他是本城最杰出的商人之一，並且是香港一家中國商行的合夥人。他的客人一經在他們的新居中住定，他就同他們接近，提出這樣的建議：如果他，即姚某，得到同上海外商獨家貿易的權利，那麼事事就會順利，並且安排得象他的房子那樣妥貼。巴富爾領事却並不以為獨家買

① 按即上海縣紳士姚書平。——譯者

易是个好主意。

外国人的房子立即成为全城注目的地方。因为在最初几天，中国人就象上博物院那样到这里来参观。成群的观光者包括男人、女人和小孩，整天在各个房間走来走去。他們走到楼上，注視着白人日常生活中最瑣細的細節：吃食、修面、洗臉、閱讀、睡覺。領事不得不用威胁手段来劝导姚先生把大門关上。于是姚先生限定只准他自己的亲友前来訪問。

从那时起，工作是可以着手了，但决非易事。領事的第一件工作就是設立租界，让外商居住和做生意。但是誰也不曉得外侨将定居何处。在和約給予英国人及其家屬以“寄居……貿易通商无碍”^①的权利时，締約的双方却忘記了为租界規定地点。上尉同那依然冷淡但仍很客气的道台商量選擇。他选定黄浦江的泥濘的江边作为租界地址，这是一片完全为城内居民所忽視的芦苇丛生的討厭的沼澤地带。

巴富尔上尉是个有远見的人。后来在他所选定的地址上，公共租界的白色的巨厦和銀行高聳入云，这还并非唯一的证明。上尉是那些具有拟想未来世界的稀有天才的帝国締造者之一。据他看来，至少在一世紀以內，英国的命运显然是在中国的大江之濱。他說，“我們的海軍可以在那里游弋，凭我們的船舰，可以使人看到我們的力量，必要时还可以使人家迅即感到我們的力量。我們的政策是彻底支配这条大江。这样，我們在那里就能强迫中国政府接受公平和适度的条件，而这些条件我們也許只是为了稳定我們的商务关系才創造的。”

說起来，上海并不恰恰位于揚子江边。但是，这座有城牆的城

^① 南京条約第二条。——譯者

市离长江十二英里，位于其最下游的支流即黄浦江的左岸这一事实，并不妨碍它在商业上的重要性，而毋宁是提高了它的重要性。因为，上海通过一连串的水道和湖泊，与苏州这个颇有前途的号称絲綢之乡的都市相連。而过了苏州，重載的沙船可以沿大运河直达北京。向南不远就是富庶而可爱的湖光山色的杭州城；而向西，既然揚子江在亚洲大陆上奔流三千英里，这片大陆就不得不向上海納貢。

于是巴富尔上尉看着海軍地图說，“一切野蛮力量必須向我們的高等文明屈服。”

上海是一块分配英国工业品的地方，也是一块征服未开发市場的地方。从这块地方到产茶区、产絲区和产棉区去，都很方便。而且，它恰好位于一片人烟稠密、充滿着生气和活力的平坦而異常丰饒的地区的中部。这就是西方人听說过的中国：富庶的城市，客貨往来不絕的水陆路綫，有竹林和果园的乡村，精心灌溉过的田地，河边的垂楊，布有柏树的寂靜的墓地。这片地区非常活跃，而上海是它的樞紐。

英租界是中国人的領土——如同北京的盖有金黄色屋頂的紫禁城是中国人的領土一样。英国人有“居留”和租地的权利。这是个尷尬的协定，殷勤的道台还告訴英国領事說可以永远租借。固然，在上海蓬勃发展的那个世紀，租界之仍为中国人的土地从来沒有人怀疑的。少数白人于上海开埠的第一年来到上海——两三个傳教士和几个来自广州的商人——住在城外中国人的簡陋的小屋中。下雨时雨水从已破的紙窗中或屋頂的破孔中傾注而入。苏格兰的著名植物学家福求恩先生，曾到中国来旅行，收集希有植物和珍貴茶种，他就抱怨过他的寢室地板上有“一团团”的雪花。上海早期的交通也更无从說起。路上的泥濘是又深又粘，有些新来者

連靴子都掉在泥里了。白人走到哪里，后面总跟着成群的好奇的中国入。他們从門窗中張望，有些儿童在白人行近时吓的哭了；因为有人告訴他們，这些白人都是存心不良的厉害的鬼子。大量的魚、猪肉、蔬菜、水果堆积在食品店門口，使人們通过城内拥挤而狹窄的街道时感到困难。常常还有同捆着几包絲或其他貨物在奔走的人碰撞的危險。

在广州或倫敦的比較保守的英国商行派遣代表来到泥城之前，到独立經營的英国洋行在上海草創的租界中开张为止，其間隔了好几年。在上海开埠的第一年末，租界所能自夸的，只有二十三名外国侨民，再就是在泥地上造好了十一幢房屋。可是在港口卸貨的外輪，却在四十艘以上。

巴富尔上尉立刻开始为他的領事館寻找一个合适的地点，因为作为女王陛下的領事呆在中国人的城市里不頂恰当——即使是住在一幢有五十二間房間的大厦中。他最后在靠近苏州河和黄浦江会流处买了（或永租了）一块寬广的地皮。这是中国一座旧炮台的所在地，那里还有几間修理战船的棚屋。上尉花了一万七千元买下这块地方。由于他的政府沒有授权他这样办，他从自己的腰包貼出了四千元。

由于一次历史的嘲弄，在上海租界上首次升起的是美国旗而不是英国旗。第一任美国代理領事吳利国，是在上海开埠后两年就来的，在星条旗第一次出現时，英国人提出了抗議——然而无效。他們轉而欢迎美国人，但爭論則始終存在。

美国仿效英国的比較壮观的行动，已經同中华帝国和平地談判了一个条約。这个条約比英国人所訂的条約要好得多。条約比較明确地規定了治外法权的特权，即租界的商业繁荣的法律基础。